

# 冬至日短 书香情长



## 我的火车“搭子”

◎ 任诗桐

那年寒假前，学校允许学分已修满的同学提前离校。错开春运的火车票很好买，我特意选择了靠窗的位置，带着迟子建的中篇小说集《踏着月光的行板》，登上了归乡的列车。

从学校所在的城市到故乡，只有一列慢车。我上车时，返乡高潮未到，车厢里仍有空座，我坐在与列车行驶同向的方向，手捧书卷，进入了小说的世界中。

伴随着汽笛的鸣响，火车缓缓驶离站台。人在旅途，便可暂时逃离开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纷扰，将心灵暂留在车厢内，与故事里的人物对话，品灵动的文字，听时光在飞舞。绿皮火车富有节奏感的咣当咣当声，隐匿在了阅读的思绪中。窗外变幻的风景，时而被阳光倒映在书页上，仿佛文字在跳动。

小说集《踏着月光的行板》收录了迟子建的7部中篇小说代表作，《白银那》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小渔村里的故事，利益纠葛的背后流淌着脉脉温情；《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开篇第一句，“我想把脸上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为小说营造了沉郁哀愁的氛围，读来令人回味无穷；《原野上的羊群》《逆行精灵》《芳草在沼泽中》《酒鬼的鱼鹰》中的故事也都各有特色。而此刻，在车厢里，那篇故事发生在火车上的中篇小说《踏着月光的行板》显然更让人动容。

迟子建喜欢在作品中描写火车的故事，第一次乘火车离开家乡去上大学的经历让她印象极深。她曾在慢行的老火车上写过《伪满洲国》的片段，也把列车上的所见所闻写进了小说，《踏着月光的行板》便是由此激发的创作灵感。

小说讲述了一对在异地打工的夫妻，中秋节这天，为了给对方一个惊喜，瞒着彼此，分别踏上了看望对方的火车。一天中，在慢行列车上，他们一次次遗憾地错过。最终，当圆月当空，夫妻俩在反向而行的列车交会时，实现了刹那间的团聚。尽管时间紧迫，他们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彼此，近在咫尺，却又是遥不可及。故事辛酸却浪漫，语言朴实，代入感很强。我沉醉在小说情节中，为他们的又一次错过着急，也在他们只能遥遥望彼此时，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看完一篇，我抬起头，环顾四周，看到了同样奔波劳累的旅人。我们怀揣着各自不同的心事，奔向相同或者不同的目的地。小说结尾处，作者把月亮比喻成“天上运行着的独行的列车”，“这列车永远起始于黑夜，而它的终点，也永远都是黎明！”是啊，哪怕我们正处在困难中，但光明一定就在前方不远处，等待着他们。

一段故事似乎有缩短旅程的魔力，时光在阅读中转瞬即逝。慢速火车承载回忆，高速列车带来便利，我们与火车的故事未完待续，而那些在火车的阅读记忆，将陪伴着我们走向下一个终点。

## 书是我启航的帆

◎ 张国军

我是因《平凡的世界》而爬出船舱，扬帆启航的。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水运公司船队做水手。60吨水泥船，五六米宽。头舱口70厘米见方，一人多深，出入靠梯子，舱内半边铺床，半边堆放着尼龙缆绳和钢丝绳。

我白天推舵，拎靠球，晚上住头舱。船不隔窗，冬天舱面落一层白霜，太阳一晒融化渗入舱内，滴在床上，被子潮乎乎的。夏天像蒸笼无法入睡，心里也闷得慌。

不排班的时候，我睡在头舱里无事可做，无意中发见盘着的缆绳中间有书，我像看到救命稻草般拿起来一翻。一本是原江汉大学秘书学系的课本《当代公文写作》，一本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让我犹如在沙漠里遇到了水般兴奋起来。只要不当班就读。

读完《当代公文写作》，我知道了什么是“请示”，什么是“报告”。读完《平凡的世界》，我和书中的孙少平惺惺相惜。孙少平1975年春读高中时，几乎吃不上饭，高中毕业后先在村里开办的初中班当教师，初中班解散后去了黄原揽工，之后成为了煤矿工人，凭借自己的努力当上了矿工组长。

我是1977年考上高中的，也算是同龄人，我一度也穿着破了膝头的裤子上课，看见老师同学就提着裤子绕着走。高中毕业后我先去打石头，块把钱一吨，要把小木船上二三十吨的石头卸下来。后来上船做了水手。当时船上条件差，每个航次也只有二三十元钱的工资，但是孙少平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勇气和信心。到盐场装盐，船闸窄，轮船进不去，要撑小船进盐河。冬天篙子朝水里一扔，再提起来冻得和冰棍一样，湿滑粘手，不会拿篙子就要灌一袖笼水，船顶结冰冻不撑就不走。就这样我也没退却，一有空还是看书。

船队指导员见我喜爱读书，每次回公司开会都会带些“水运之窗”简报给我看，并鼓励我投稿。于是我拿起笔，笨拙地写下我走出西南边陲的高山，来到潮河从事水运的所思所想。随着我文字见“报”次数的增多，在公司缺乏文秘人员的情况下，公文也渐渐由我执笔。两年后一纸调令，我被调到分公司担任办公室主任，再两年，调任总公司办公室主任。我在省行业报纸、市县主流媒体发表了大量宣传交通运输方面的稿件。后来单位改制，上级抽调我参加改制工作；改制后我也分流到新的单位。这些只是我人生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但细细想来，是书籍的风帆开启了我人生的远航。

编者按：

日长至，夜长至，岁华与水逝。人长至，月长至，煮酒待春时。冬至是一年中白昼最短、黑夜最长的日子，也标志着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开始了。此刻，万物潜藏，任窗外北风呼啸，雪花漫卷，围炉而坐，清茶在侧，握一册书籍，掩一卷诗书，品经典名著，一行行文字像黑色的精灵一般跃入眼帘，让单调的季节变得有滋有味，让寒冷的季节变得温暖如春。冬至读书，让思绪驰骋古今、胸怀包孕天地，神游物外，豁然开朗，如润春风春雨，为冬天赋几阕诗意。

## 在江南节气中款款而行 ——读沈卫林《在江南遇见二十四节气》

◎ 周洋

遇见二十四节气，追随四季流转，体察云天、山水、植物、美食、民谣，可以感受烟雨江南的独特韵味与诗意风雅。

作者从一个普通江南人的视角，去观察一个节气到另一个节气，春风化雨、白露为霜的漫长过程；去思考从一个季节到下一个季节，循环往复、耕耘收获的底层逻辑。书中既有关于岁时节令的内在机理，也有叶落花开所传递的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自然讯息，还有咱老百姓因应节气变化而形成的各种古老民俗，字里行间蕴含着温暖而又质朴的情感，读来令人齿颊留香，满目霞光。

且看作者笔下的冬至。田野里铅华落尽，集市上人头攒动，昼短夜长的冬至时令，是劳作一年的人们享受慢生活的最好理由。在桐乡，人们把冬至前后的几天，统称为“冬节”，对应着“冬至大如年”的民谚，是需要隆重对待的一次“期末大考”。我们所熟悉的冬至吃饺子，在北方地区比较流行，桐乡人吃一种叫“冬节慢慢”的面点，外形与普通的肉包子颇有几分相似。它皮薄馅多，以萝卜、肉末等作为主料，且为祭祀考虑，还增加了青白相间的色彩，给人以朴素自然的亲近感。

有人说，中国人过节，都免不了要有与“吃”相关

的习俗，从中秋的月饼到端午的粽子，从清明时节的青团到大年三十的一桌年夜饭，所言确是事实，似乎不无道理。不过，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喜爱美食只是一种表象，其背后蕴含着中国人勤于劳作、热爱生活、善待人生的处世哲学。在沈卫林笔下，二十四节气既对应了物候的变化，也关联着民间的袅袅炊烟、淡淡乡愁。比如，桐乡人会在立夏时节做“野火饭”，相传吃了它，可以避免“瘴夏”，食材包括糯米、粳米、豌豆、荞麦、咸肉、春笋、香肠、蒜苗、胡萝卜等十多种，火候和技巧也很讲究，要用专门的野火灶、柴火、铁锅，经过多道工序，耐心烹煮，最终成就一道可口美食。书中这样写道：“自己动手，搭灶、淘米、切菜，功成之后，在树荫下或站或坐，没有陌生人的喧哗，只有老朋友的评价，慢慢品尝这盛行于春夏交替时的美味，感受节气赋予的天然物产与劳动成果的味道。”读着这样的句子，让我萌生了要去桐乡品尝野火饭的念头。

寒来暑往，四时变换；春耕秋收，物阜民丰。学会在冷暖交替中因时乘便，也就学会了在人情物态中领悟、分享和品味生存之道。到那时我们会明白，顺应天时物道，每一个节气都是良辰美景，打开人生的境界，每一个日子都值得珍惜。

## 缱绻在冬夜的那一缕书魂

◎ 武星

魂似文学巨匠，才华横溢……不一样的书魂带给我不一样的感受，让我开启了一场又一场各具特色的奇妙之旅。

朋友说我沉闷，不似现代人，整日窝在那一隅之地，翻那枯燥乏味的书，倒不如玩玩游戏、刷刷视频、搓搓麻将来得有趣。我神秘一笑，不语。问？不存在。我与书魂为友，跨越时空，随陶公一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同李白共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与杨万里齐赏“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与书魂为伴，携手并肩，在毛泽东的诗词中，漫步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感叹踌躇满志，奋发向前；在徐志摩的散文中，泛舟湖上，撑着油纸伞，品味江南水乡的山明水秀；在鲁迅的小说中，看透了封建礼教的剥削，为时代与人民呐喊。与书魂为亲，形影相依，于红楼看黛玉葬花，在“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里哭红了双眼；在三国中观草船借箭，“只消三日，便可拜纳十万枝箭。”瞬间折服于诸葛亮的足

智多谋；随水浒好汉惩恶扬善、匡扶正义，在林教头刺配沧州道，鲁智深大闹野猪林中，感受那浓浓的兄弟之情……

冬夜是冷的，书魂是暖的。伏尔泰曾说：“文学就像炉中火，我们从别人那里借来火种，然后点亮自己，再去温暖他人。”冬夜读书，正如同怀中抱一暖炉，温暖了整个寒冬。

冬是暗的，书魂是亮的。蒋勋曾说：“文学是照进现实的一道光，弥合了世界与内心的缝隙，成就更加丰富的自己。”冬夜读书，如同夜色的一抹星光，点缀了暗夜夜空。

缱绻在冬夜里的那一缕书魂，伴我在书山策马，攀登知识的顶峰；在书海畅游，汲取文学的精髓；在书林漫步，享受人生的静谧。它在不知不觉中帮我认识这个世界，悄悄地擦去我脸上的肤浅和无知，它让我懂得了什么叫人生。

天冷了，冬至了，我的约会，开始了，你的呢？

## 这个冬天，正好读书

◎ 刘玉新

事件站在历史的节点上栩栩如生，把一条古老的清江照耀得有了光芒，辉煌而明丽。

19万年前的“长阳人”说明了长江流域以南的广阔地带也是中国古文化发祥地，大堰这个地方从此走进了史志，那可是一段文化千年万年的沉淀，虽说也早有耳闻，但读过《夷水之涓》后才更加清晰。渔峡口，土家先祖廪君西征的驻军之所，传说故事俯拾皆是，至今白虎垭遗址、香炉石文化赫然在目，记述翔实，令人赞叹。还有都镇湾，一方红色的土地，贺龙数度来长阳，把苏维埃政府建立在麻池，领导人民闹革命，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我就这样读读想想，书中的许多地方都曾留下过我的足迹，那一份熟悉是外地读者无法领略到的。我很幸运生长在这样一个地方，傍着一江碧波，在安静的夜晚，读着一本故乡人写的故乡的书。

前两天到文联，看到作家肖筱，索要了一本她前几年出版的《流淌》。拿起书一口气读了十来篇，也是在火炉边，也是在一个安静的夜晚，风从窗外沙沙地吹过，心便沉醉在清江的流淌里。多好的夜晚啊，人生就是一条流淌的河，从清瘦走向丰满，满河都是土家的人物故事，走过春，走过秋，一个个小人物就在四季风景里鲜活，走进历史的长河。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首耳熟能详的二十四节气歌，曾在孩童时代给了我们关于四季变化的最初启蒙。随着岁月的增长，我们逐渐认识到，春节团聚，清明祭扫，夏至尝新，中秋赏月，岁时节令之中，凝结着中华先民的智慧结晶。我们的祖先就凭借这24把钥匙，操持农事活动，安顿整个族群的繁衍生息，开启了认识自然规律的一扇门。二十四节气起源于黄河流域，节气与农事与风俗与美食与人们的衣食住行的关联度均以北方为落脚点，因此，关于江南的二十四节气的述说便少之又少，提及江南，往往不说节气，几乎所有关于江南的讯息都淹没在小桥流水杏花烟雨的印迹之中了。这本书正好填补了我们对江南节气印象的缺失。来自浙江桐乡的作家沈卫林，就是一位江南风物的观察者、记录者、有心人，读他的新书《在江南

一书一茶一盏灯，一风一雪一人生。冬天带着肃杀的寒意，携着北风的嘶吼从天而降，猝不及防。窗外天寒地冻，狂风咆哮，室内春光和煦，云淡风轻。在这样的冬夜，人们多数都早早地钻进了热乎乎的被窝睡去了，而我却不想，因为我还要赴个浪漫的约会。

风雪交加夜，读书好时节。我最喜在冬夜里独处书房，泡上一壶清茶，点亮一盏台灯，从书架上信手抽出一本书就此投入进去。袅袅飘升的热气，弥漫满室的茶香，橘黄温暖的灯光，交织成一曲婉转缠绵。

是的，我来赴约了，寻那一缕令我心驰神往的书魂。我轻轻地抚摸着书背，感应着它的跳动与期待，翻开书页，它缱绻缭绕，来到了我的身边。高尔基曾说：“每一本书都是一个用黑字印在白纸上的灵魂，只要我的眼睛、我的理智接触了它，它就活起来了。”你所品读的每一本书，都住着一个书魂，每个书魂都有着独一无二的特性：诗词里的书魂似古时才子，温润如玉；散文里的书魂似清新少女，清秀俊丽；小说里的书

家居一座冬日的小城，有暖阳，也有细雨，有雪天，也有阴霾，不知不觉里，冬天的节令一个一个迎面走来，才送走大雪，转过身，冬至又将远去。

因为从事着教师这样一份职业，寒假便已在向我招手了，时间一下子宽裕起来。但早睡早起，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即使在假期，也一样按部就班，读点书，写写自己喜欢的文字。

我有两间书房，一间在清江边的旧居，一间在长江边的单元楼，两地行走，从一间书房走向另一间书房，来来往往，走走读读，觉得别有一番意趣。书虽然不算不上多，但是书柜里的书却足以把若干个寒假过得充实而愉快。如果，有一场雪在窗外飞飞扬扬地下，捧一本书在火炉边安安静静地读，说不上怎么优雅，但却有种圣洁萦绕在心头。

前几天在旧居里，一边陪着父母烤火，一边读着温新阶的《夷水之涓》，就是这种感觉。屋外的薄雪，映亮了窗子，手中的书，散发出一阵墨香。这是一本巨幅清江画卷，读《夷水之涓》实际上是在读土家长阳的历史，读清江土家的风俗。作家一个乡镇一个乡镇地描绘着她的过去、今天和将来，很多历史文献资料还是第一次看到，心中自然有种感慨——一个民族的发祥地，历史必然应该是厚重的，好多个重量级的人物和